

書評：諾曼·坦納所著的 《天主教會簡史新編》

Book Review:
New Shor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by Norman Tanner

張紫蘭
Julia Cheung

摘要：本文是對耶穌會歷史學家諾曼·坦納神父所寫的教會簡史的書評。《天主教會簡史新編》以英語寫成，已被翻譯成意、西、日、波蘭、斯洛文尼亞及烏都語六種語言，中文版有望於不久將來出版。本文旨在探討《簡史》的獨特之處及評論它在教會歷史領域的貢獻。

關鍵詞：教會史、天主教會、大公會議、諾曼·坦納

Abstract: *This is a review of the short church history book written by the Jesuit historian Fr. Norman Tanner. The book was written in Englis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Italian, Spanish, Slovenian, Polish, Japanese and Urdu, with a Chinese edition hopefully forthcoming. This review highlights what is unique about Fr. Tanner's book and evaluates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Church history.*

Keywords: *Church history, Catholic Church, ecumenical councils, Norman Tanner*

「聖言居於歷史的中心」，教宗方濟各在2019年1月12日接見意大利教會史教授協會的成員時這樣說過。¹ 所以，教會歷史不僅是一門學科，它所記載的不僅只是歷史事件本身，或可能被認為是枯燥乏味的資料，而是我們與我們的救主的「相遇」及「對話」。² 對教會歷史的興趣源自更深入地認識基督以及祂在世的工程的渴望。

一般的教會歷史書都會按照時序逐一道出在教會發生的重要事件，通常篇幅會很長。例如，由著名的耶丁（Hubert Jedin）所撰寫，備受讚揚的《教會歷史》（*History of the Church*），就一共有十冊之多。相比之下，坦納神父的《天主教會簡史新編》只有239頁（英語原文版）。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可謂是這本書的寫照。退休前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授教會歷史與神學的坦納，在處理教會歷史時所採取的進路，與教宗方濟各所提出的不謀而合。對他來說，教會歷史與神學是密不可分的。他在《簡史》中強調了基督宗教「成了血肉的」一面（參閱：147頁[按英文版頁數]）。天主透過成了血肉的聖言與人相遇，這種相遇是實在的，有血有肉的，也是充滿情感的，發生於柯羅諾斯（*chronos time*）的某年某日，同時是超越時間的卡伊洛斯時刻（*kairos time*）。

1 “...at the centre of history there is a Word that was not born written,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man’s research, but is given to us by God and is witnessed first of all with life and within life. A Word that acts in history and transforms it from within.” Francis, *Address to Participants at the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Professors of Church History*. 中譯引自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19-01/pope-francis-italian-church-history-professors-audience.html>.

2 C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s a place of encounter and comparison in which the dialogue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develops.” Francis, *Address to the Members of the Pontifical Committee for Historical Sciences*. 中文參閱：<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2-05/pope-study-history-offer-valuable-way-foster-peace.html>.

天主不僅介入了人類及教會的歷史，我們與祂也藉著祂所創造的人類之手，在畫作、雕像、音樂和文學作品中遇上。坦納的《簡史》毫不吝嗇地用了共9頁的篇幅來描述中世紀中期及晚期的藝術、建築、音樂（140-149頁，即第3章7節）；用如此宏觀的角度去看教會歷史是罕有的做法。梵二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提到，「在一定程度內，文藝及美術對教會生活亦大有關係。因為它們的目的是研究人的性質、難題及人努力認識並成全自身和世界的經驗，揭示人類在歷史及世界內所處的環境，解釋人類的不幸與喜樂、急需和能力」。³教宗方濟各在今年暑假所發表的〈文學在培育中的作用〉信函中也引用了這一段，並在信函的第六段提到，文學能夠觸動到我們內心最深處的情感，讓我們切實地感受到自己活著，也體驗到生命中的掙扎、渴望，以及當中的意義。⁴《簡史》涵蓋了各種藝術和人文學科方面的內容，表面看來是超越了教會歷史的領域，但這種廣闊的視野正正是它獨特之處，因為我們與天主的交談是在交織著悲歡離合的歷史進程中發生的。宗教藝術是將基督宗教「成了血肉的」一面具體地呈現於教會的歷史中的一條好渠道。坦納稱他的作品為《簡史新編》，究竟「新」在哪裡呢？也許，首先是《簡史》嶄新的角度，它的內容不僅限於教宗的更替或教廷的決策，甚至不僅限於教友的信仰生活，而是包含了生活上的所有層面。

第二，坦納沒有將所謂「神聖的事」放得高高在上或將它與「俗世的事」兩極化，而是將它們平衡地展現。既然聖言成了血肉，那麼人類的血肉之軀也是珍貴的，值得我們善待。

3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62號。Cf. Francis, *Letter on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Formation*, 8.

4 "Literature thus has to do,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 our deepest desires in this life, for on a profound level literature engages our concrete existence, with its innate tensions, desires and meaningful experiences." Francis, *Letter on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Formation*, 6.

一方面，坦納花了一整頁來援引英格蘭約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塞西莉（*Cicely*）如何每天都從早到晚幾乎毫無間斷地不停祈禱（137頁），不是為要褒獎她的做法，而是用以展現平信徒在中世紀晚期的熱忱。另一方面，坦納強調，在修德之餘也不應忘卻身心靈健康，他甚至花了多頁的篇幅來論述閒暇、康體活動和娛樂的重要（104-107頁），更指出適當的閒暇及娛樂是一種宗教義務（*religious duty*）！《簡史》所提供的資料，有來自教會最高權威的，也有來自民間的。一方面，《簡史》援引了多段論述基督的大公會議文獻來凸顯降生於歷史中的聖言的中心地位，包括：325年第一次大公會議的尼西亞信經（28頁），381年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君士坦丁堡信經（33頁），451年第四次大公會議的加采東「信仰定斷」（59-60頁），787年第七次大公會議支持敬禮聖像（包括基督聖像）的「定斷」（63頁），以及對錯誤理解基督的兩性一位的異端者的譴責（64頁）。另一方面，《簡史》也介紹了一些較具趣味性的書籍，例如麥克林（*McLean*, 1983）的《遊戲中的中世紀英格蘭人》（*The English at Play in the Middle Ages*）；書中所述的各類有益於全人健康的遊戲與競技，包括具中世紀特色的馬上長矛比武（*jousts*）及刺鐵環比賽（*tilts*），對坦納來說，都是隱含地體現了對創世及降生成人——基督宗教的核心奧蹟——的重視（106頁）。

第三，《簡史》另一特色是它的性別平等意識。坦納在談論早期教會遭宗教迫害時指出，記錄殉道者事蹟的《受難記》（*Passion*）將敘述焦點放在兩位殉道聖女伯爾伯都阿（*Perpetua*）和斐利慈大（*Felicity*）的身上，是要強調人在天主面前，不論性別，都是平等的（14-15頁）。在論述大公會議時，坦納特意提及繼承皇帝戴奧陶西二世（*Theodosius II*）的皇位的胞姊普爾喀麗亞（*Pulcheria*）在召集451年加采東大公會議（58頁），

以及女皇伊琳娜 (Irene) 在籌辦787年尼西亞第二屆大公會議的重要角色。換而言之，無論是在教會的最高層次或是在民間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都有女性重要的參與，即使是在女性地位仍然十分卑微的主歷首幾個世紀。在講述十五世紀朝聖者到聖地朝聖時，坦納給予瑪格麗·坎普 (Margery Kempe) 的篇幅 (99-100 頁) 比起關於卡索拉 (Pietro Casola) 神父的 (100頁) 長很多。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上文所述塞西莉夫人的極度虔誠也許有點誇張；坦納沒有建議我們要效法，但也沒有輕看她的做法，而且花了不少篇幅讓我們認識，中世紀貴族婦女的地位是足以讓她有專職司鐸全天候為她服務，包括舉行彌撒和唱誦時辰祈禱。

第四，《簡史》用了特別長的篇幅來記述中世紀時期和民間宗教。《簡史》共有五章，其中兩章論述中世紀的不同時期，分別是第2章「中世紀早期：400至1054年」(41-79頁) 及第3章「中世紀中期及晚期」(81-164頁)，它們已佔了書中一半的篇幅。反而可能被認為是對今天的教會發揮了更大影響的另外三章，加起來才佔另一半的篇幅，分別是：關於早期教會的第1章「五旬節至第四世紀」；內容涵蓋特倫多大公會議的第4章「現代早期的天主教：1500至1800年」；涵蓋梵一及梵二大公會議的第5章「十九及二十世紀」。《簡史》著重於闡述中世紀時期，這與坦納特別鍾情於研究中世紀的人和事不無關係。他在1974年獲牛津大學歷史哲學博士，博士論文題目是《諾維奇的民間宗教：特別論及來自遺囑的證據，1370-1532年》(*Popular Religion in Norwi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vidence of Wills, 1370-1532*)，所涉及的中世紀中期至晚期，正是《簡史》中最長的第3章涵蓋的。在2013年，坦納獲頒多倫多宗座中世紀研究院榮譽文學博士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Doctor of Letters *honoris causa*)，肯定了他對中世紀研究的貢獻。很可能因為坦納的博士

論文題目是關於民間宗教，基於他對此題目的認識與興趣。

《簡史》的每一章都有提及民間宗教的部份：第1章2節內（21-23頁）、第2章7節（76-79頁）、第3章2節（85-107頁）、第4章6節（195-199頁，並一併論述藝術發展）及第5章3節（210-213頁）。

第五，作為英國耶穌會士，坦納引用了許多英國和耶穌會的例子，這些例子往往是其他教會歷史書籍較為鮮有的。第5章4節的標題是「聖人與罪人」，但坦納在這一節首先介紹的「聖人」，是《簡史》於2011年出版時仍未被冊封為聖人的真福者若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樞機，更用了超過一頁的篇幅講述這位牛津學者的事蹟、著作和影響，可以說是書中談論得最詳盡的聖人（紐曼在2019年獲封聖）。殉道者中，坦納特別談及英國首位致命聖人奧爾本（Alban, 16、23、143頁）及英格蘭大法官兼人文學者多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20頁）等，他們都不是最為人熟知的聖人，其他的教會歷史書未必會提及。朝聖點中，他提到了英格蘭的多瑪斯·百克小堂（shrine of Thomas Becket, 101、140頁），以及在勞林斯頓（Lullingstone）和欣頓聖瑪麗（Hinton St Mary）的小聖堂（36、75頁），這些都是最熱門的朝聖點羅馬聖伯多祿大殿以外的選擇。與宗教相關的文學中，他在第3章共兩次介紹了傑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所著的《坎特伯里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101、135頁），這本英語文學名著的影響力不遜《簡史》中也有介紹的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的《神曲》（*Divina Commedia*, 135頁）。在講述宗教音樂時，坦納也用了一小段（198頁）介紹兩位生活在新教英女王伊莉沙伯一世統治下的天主教作曲家，塔利斯（Thomas Tallis）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而不是僅只提及現今仍然非常受聖詠團喜愛的意大利作曲家帕勒斯替那（Palestrina, 198頁）的音樂。

坦納特意引用耶穌會例子的地方也不少。音樂方面，他用了一整段來介紹一位耶穌會士作曲家齊波里（Domenico Zipoli, 198-199頁），篇幅不少於他對音樂天才莫扎特的論述（199頁）。齊波里的貢獻包括為耶穌會在巴拉圭的「傳教聚落」（“Reductions”）度身創作了幾齣歌劇。坦納認為這「傳教聚落」是成功福傳而又尊重原住民文化的最佳例子：歐洲人不得定居在這個社區內，原住的瓜拉尼人（Guarani people）得以在耶穌會士的指導下學習天主教道理兼在音樂及文化藝術方面發揮所長（188頁）。耶穌會士的傳教模式是坦納神父引以為傲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耶穌會例子，是在藝術方面的。坦納特別詳細地推介了耶穌會輔理修士安德烈亞·波佐（Andrea Pozzo）在羅馬聖依納爵堂（Sant’Ignazio church）運用透視法所畫，但看起來似是圓頂的天花板畫。坦納指出，因著耶穌會士們受到波佐的啟發，而他們傳教的足跡又遍佈全球，波佐所發揮的影響是世界性的（197頁）；坦納雖然也高度肯定達文西、米高安哲羅和拉斐爾等舉世知名的文藝復興藝術家的貢獻（196-197頁），但反而沒有將他們的影響說成是世界性的。

上述是《天主教會簡史新編》的特點。要用僅只二百多頁的篇幅來涵蓋整個二千多年的教會歷史一點都不容易，到底應該選取甚麼內容是一大難題。坦納利用了自己在中世紀時期和民間宗教研究方面的專長，而且毫不吝嗇地舉出很多反映自己作為英國耶穌會士這身份較為熟悉的例子，這都替《簡史》增添了與其他教會歷史書與別不同的色彩。然而，這種做法是一把雙刃劍。多寫一點自己擅長的或特別關心的，或會被認為是一種偏頗的做法。畢竟中世紀跟奠定基督宗教根基的早期教會的重要性不能相比，相關性也不及與今天較相近的近代教會；民間宗教並不屬於天主教的聖統制度中的一環，因此較為欠缺權威性；英國既

非基督宗教的發源地也非早期教會的關鍵據點；耶穌會士也顯然不是音樂家或藝術家之中成就最高的。但與其批評坦納主觀地揀選他認為值得放進《簡史》的內容，不如欣賞他為讀者提供了不一樣的選擇。

讀過坦納的《簡史》，不但會對天主教會歷史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也會對重要的大公會議主要的訓導和神學思想有所了解。書中談到的遊戲與競技、音樂與藝術更會令今天普遍較重視科技相關知識的我們眼界大開，人文素養得以提升，從而更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坦納所講述的人和事不僅只與基督徒有關，而是可以與每個人都相關；他沒有將教會的歷史與世俗的事分割，他甚至把它們視為都是相關的，他更用了一整段（135-136頁）來介紹一位他評價為凸顯了基督宗教和世俗思想是難以劃分的詩人（136頁），她的名字是克莉絲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也許我們本來對她不太認識，但在剛過去的暑假舉行的巴黎奧運，開幕式中有一幕特別向法國歷史中具卓越貢獻的十位女性致敬，其中一位就是她。由此可見，《簡史》所介紹的人物，是將世界連結在一起的奧運也會表揚的；坦納最終要闡述的，是「在某種程度內，同人人結合在一起」⁵、居於歷史中心的天主聖言。因此，坦納的《簡史》有助我們更加意識到人與人之間（包括與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的橫向連繫，以及人與天主之間的垂直連繫。教宗方濟各在〈文學在培育中的作用〉中強調，閱讀文學讓我們可以透過別人的眼睛看事物，從而擴闊我們的眼界，讓我們人生的視野得以拓寬。⁶閱讀坦納這本談及包括文學家的《簡史》，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⁵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2號。

⁶ “...reading a literary text places us in the position of ‘seeing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thus gaining a breadth of perspective that broadens our humanity.” Francis, *Letter on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Formation*, 34.

《簡史》深入淺出，受眾是任何對天主教歷史感興趣的人，既適合普羅大眾作優閒閱讀，也適合神學生更深入地閱讀。它就像一所博物館，收藏了天主教會二千多年來珍貴的證據。這個展館按時序劃分，每個展館內再細分為不同的展區。喜歡研究較嚴肅課題的可以在展現大公會議文件或教宗文件——例如教宗額我略七世的《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 108-109頁）和教宗博義八世的《一個聖教會》（*Unam sanctam*, 112頁）——的區域多加細看。喜歡較具趣味性的可以細味一下例如陳述1492年諾維奇（Norwich）的堂區視察的文檔：一位堂區神父訴說教友投訴他在彌撒中睡覺及耽擱他們吃早餐的時間（91頁）！看畢這些寶藏的，都必然滿載而歸。

《簡史》優勝之處，是它有很多繪形繪色的描述。可惜書中沒有圖畫，讀者需要多加自己的想像。但今天的讀者可以輕易在網上更具體地欣賞到坦納談及的種種：看看那些畫作、聽聽那些歌曲、找找解釋那些遊戲與競技的更詳細的資料。它另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坦納偶爾會理所當然地採用了一些非教友，甚至是一般資深教友也可能難以明白的專有名詞，例如：聖傳（Tradition）、「絕罰」（excommunication）、「宗主教區」（patriarchal sees）、「教宗的不能錯誤性」（papal infallibility）、「大公主義」（ecumenism）等。這可能與《簡史》的讀者通常會有一些神學背景有關，而且坦納絕大部份的內容都顯淺易明，他已經照顧了大多數受眾——包括非教友——的需要。

在普遍流行短視頻的今天，「短」也許就是《簡史》最大的優點。它的篇幅雖短，內容涵蓋範圍卻既深且廣，除探討教會在歐洲的發展，她在美洲、非洲以至亞洲的發展也沒有被遺忘（186-194頁），不但充份展現了天主教會的世界性，同時也意味著來自不同地方的讀者都能在《簡史》中找到與自己相關的故事。

也許正因如此，這本以英語寫成的《簡史》已被翻譯成意、西、日、波蘭、斯洛文尼亞及烏都語；中文版有望於不久將來出版。

《簡史》在坦納退休前四年才出版，集合了他數十年的寫作與教授經驗，可以說是他巔峰之作，絕對值得細看。閱讀完《簡史》後，大家不妨也看看坦納的其他作品。他另一著名的著作是介紹教會廿一次大公會議的《探究大公會議的寶藏》（*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A Short History*），這本的小書以英語寫成，已被翻譯成義、法、西、日、韓、印尼語及中文。坦納也是《大公會議法令》（*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的編輯，這套雙語文獻集完整地記載了全部廿一次大公會議的法令，現已有義、英、法、德四種語言版本（並配以希臘／拉丁原文）。它跟《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Denzinger*）這本節錄了重要教會訓導——不限於大公會議——的「選集」有互補作用，因為它雖然沒有涵蓋大公會議以外的文獻，但它所包含的是整篇完整文件，呈現了教會二千多年來在共議的模式下的亮麗成果。